



Address Unknown

Kathrine
Kressmann
Taylor

查无此人

双语珍藏本

[美] 凯瑟琳·克莱斯曼·泰勒 著
张霖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PERTURE



凤凰阿歌特
hachettephoenix

查无此人

Address
Unknown

Kathrine
Kressmann
Taylor

〔美〕凯瑟琳·克萊斯曼·泰勒 著
张霖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无此人 / (美) 凯瑟琳·克莱斯曼·泰勒著; 张霖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11

ISBN 978-7-5461-4785-7

I. ①查… II. ①凯…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296 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Kathrine Kressmann Taylor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ADDRESS UNKNOWN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38 by Kathrine Kressmann Taylor

Copyright © 1966 by C. Douglas Taylo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121414058

查无此人

CHA WU CI REN

[美] 凯瑟琳·克莱斯曼·泰勒 著 张霖 译

出品人 任耕耘
策 划 马 磊 张寓宇
责任编辑 高 杨 张月阳 安 欣
特约编辑 王怡翊
装帧设计 天行健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00 千

印 张 4.25

书 号 ISBN 978-7-5461-4785-7

定 价 2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前 言

1938年9月,《查无此人》在美国的《故事》杂志首次发表之际就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以一位居住在旧金山的美籍犹太人和他的一位已经返回德国的生意伙伴之间的通信为主要内容,最早向美国公众揭露纳粹思想的毒害。

《查无此人》甫一出版,仅十天,刊载该作品的杂志便被抢购一空,热情的读者甚至用油印机将这部小说复印下来送给朋友阅读。美国国家电台的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热忱地称赞这部作品是“月度最佳作品,不容错过”。《读者文摘》也把本刊长期以来只刊登非虚构作品的宗旨置之脑后,为超过三百万的读者重印了这部小说。

1939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查无此人》,销售量超过五万册,在当时这一销量是惊人的。哈密什·汉密尔顿随后在英格兰出版了本书的英国版,此后,各种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然而1939年也是闪电战爆发的年份,欧洲在几个月内

就被希特勒控制，不仅荷兰语版的《查无此人》不见踪影，仅有的其他欧洲语版的《查无此人》也都被列入“帝国专员”的禁书名单。所以，尽管该书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获得成功，但是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它在欧洲大陆上却鲜为人知。

本书的作者克莱斯曼·泰勒，被称为“撼动美国文坛的女作家”，原名凯瑟琳·克莱斯曼，1903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24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后赴旧金山，成为广告撰稿人，业余时间为一些小型文学期刊写稿。1928年，她所钟爱的《旧金山评论》的编辑邀请她参加一个晚会。其间，她遇到了广告商艾略特·泰勒，两周之内他们就结婚了。由于大萧条对广告业的冲击巨大，这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俄勒冈南部买了一个小农场。1935年，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他们把这段靠种田和淘金为生的日子称作“靠土吃土”。

1938年，他们搬到纽约，艾略特当编辑，凯瑟琳完成了《查无此人》的写作。艾略特把这部作品带给《故事》杂志的编辑怀特·伯纳特，他立即希望发表这部作品。他和艾略特认为，这个故事“充满力量，如果把它置于一个女性的名下则显得不相称”，于是给凯瑟琳取了一个笔名——克莱斯曼·泰勒——她接受了这个名字，由于《查无此人》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这个名字被她终生使用。凯瑟琳这样描述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我的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德国朋友回国了。他们都是有教养有知识且热心的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宣誓效忠纳粹，拒绝听取有关希特勒的最轻微的批评。在重返加利福尼亚期间，他们在街头遇见了一个亲密的老朋友，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和他说话。当这位犹太朋友伸开双臂来拥抱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转身背对着他。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凯瑟琳大惑不解。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心？是什么让他们走到如此残酷的地步？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萦绕不去，难以释怀。我所认识且尊敬的这些人会受到纳粹思想的荼毒，沦为纳粹分子，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开始研究希特勒，阅读他的讲话及其顾问们的文章。这些文章令我惊骇莫名。最使我焦虑的是，在美国没有人意识到德国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关心那里的一切。1938年，美国的孤立主义运动势力强大；政治家声称，欧洲的事务与美国无关，德国很好。查尔斯·林白从德国回来后甚至说，那里的人民多么美好。但一些在德国学习的学生却说出了纳粹暴行的

真相。大学联谊会的学生们本以为，给德国的朋友们写封信开一开希特勒的玩笑很有趣，但朋友回信说：“别干傻事。我们处境危险。这些人并不是吃闲饭的。写信就能陷害一个人致死。”

此类事件不过是报上的一条小消息，却引起了艾略特的注意，他把这条新闻带给凯瑟琳。他们一起想出了以书信作武器的点子。她在自己构思的故事中采用了这个想法。

我想写纳粹的行径并向美国公众揭露真相，活生生的人被扭曲的意识形态洗脑。

于是，《查无此人》诞生了，并且大获成功。1939年，《纽约图书评论》盛赞道：“这部现代小说是完美之作，是对纳粹的最有效的控诉。”1942年，凯瑟琳相继出版了另一部控诉之作《直到那一天》。

战后，对纳粹的进一步控诉似乎不再那么必要了，除了偶尔被收进作品选集之外，《查无此人》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被人们遗忘。艾略特·泰勒于1953年去世。凯瑟琳寡居了十五年，继续在宾夕法尼亚的盖茨堡大学教写作、新闻和人文课程。1966年，凯瑟琳退休，搬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同年11月，她经历了那里发生的亚诺河大洪水——这一经历促成她的第三部作品《洪水中的佛罗伦萨日记》的完成，出版后得到英美批评界的交口称赞。

1966年，凯瑟琳赴意大利旅行。在意大利的“米开朗琪罗”航线上，她遇到了美国雕塑家约翰·路德。他们迅速恋爱并展开了一场船上罗曼史，并于次年在约翰·路德居住的明尼阿波里斯市结婚。之后，他们每年一部分时间居住在明尼阿波里斯市，一部分时间居住在佛罗伦萨郊外的瓦尔德皮。1974年路德去世后，凯瑟琳以约翰·路德夫人的身份深居简出，在每一处居住半年，维持两个家庭近二十年之久。

1995年，在凯瑟琳九十一岁高龄之际，“为纪念解放集中营五十周年”，《查无此人》在《故事》杂志社再版。正如《故事》杂志的编辑路易斯·罗森塔尔所说，该书“如此重要，其价值超越时空”，对美国来说“是值得永远珍藏的书籍”。《查无此人》深受读者欢迎，凯瑟琳欣然签名并接受电视和报刊的采访，她十分高兴该书再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并对它被确认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深感欣慰。

凯瑟琳·克莱斯曼·泰勒·路德于1996年7月逝世，享

年93岁，她机敏、感性、热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去世前的一周，她说：“死亡是平常的，正如出生一样。”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的一生是成功的：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位受欢迎的老师、三部长篇小说和十余篇短篇小说的作者。其中，《查无此人》还在她的有生之年被确认为文学经典。

在她去世后不久，1995年再版的《查无此人》被一位出版人——来自巴黎欧特蒙出版社的亨利·道基发现。他立刻看出该书与整个欧洲社会——无论是对那些被纳粹统治过的国家，还是对那些有必要知道真相的国家——关系重大。他决定着手出版法文版，该译本由米歇尔·李维·勃拉姆翻译，成功进入1999年年底的法国畅销书榜单。1999年销售量达到五万册，2000年年初又销售五万册，其在法国的销量超过了美国。欧洲其他国家也竞相翻译该书，已经出版了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德语、希腊语、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葡萄牙语等多个版本。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新版的《查无此人》将为该书的继续成功揭开新的篇章。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仍然是我的母亲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了这本小书被视为文学经典。

凯瑟琳·克雷斯曼·泰勒之子

查里斯·道格拉斯·泰勒

舒尔－爱森斯坦画廊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美国

1932年11月12日

亨利·马丁·舒尔收
蓝森伯格城堡
慕尼黑，德国

亲爱的马丁：

回德国了吧！我多么羡慕你啊！虽然自学生时代之后，我便无缘再见菩提树大街¹了，但它的魔力仍强烈地吸引着我——那思想的自由空间、那些讨论、音乐，还有轻松愉快的友谊。如今，老容克²精神、普鲁士的傲慢和军事主义已经消失了。你回到的是民主的德国，一片文化气息浓厚、开启良好的政治自由的土地。那里的生活将是美好的。你的新地址很好记，艾尔莎和你的小家伙们喜欢他们的越洋旅行，我

¹ 菩提树大街，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一条著名街道。

² 容克，德语音译，原意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最早是指1525年条顿骑士团建立普鲁士公国后那些靠对外军事征服获得土地的小地主，后指一切普鲁士地主与贵族。

也很高兴。

至于我，就没那么快乐了。星期天早上，我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孑然一身。和我共度周末的一家人已经漂洋过海。我想念那个山顶的大大的老宅——你热情欢迎道：我们再次相聚，日子才能圆满啊！还有我们亲爱的、快乐的艾尔莎，会满脸笑意地迎出来，抓着我的手大喊：“麦克斯，麦克斯！”又冲回屋打开我最喜欢的杜松子酒。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英俊的小海因里希，等我再看到他，他该长成大小伙了吧。

晚餐——我恐怕没法吃到以前那些美食了吧？现在我去餐馆对着单调的烤牛肉，眼前浮现的却是浇了勃艮第红酒汁的热气腾腾的烤火腿，配鸡蛋面疙瘩，啊，鸡蛋面疙瘩和白芦笋！不，我再也忍受不了美国饭菜了。还有酒，那些从德国船上小心翼翼运上岸的美酒，斟满了酒杯，四次、五次、六次，我们频频举杯，说着各式祝酒词。

当然，你离开是对的。尽管你在这里获得了成功，却永远不会变成美国人，现在生意蒸蒸日上，你必须带着你那群结实的德国小伙返回故土，在那里接受教育。艾尔莎一定想念久别的家人了，他们也一定很高兴见到你。一文不名的青

年艺术家现在资助了整个家族，这一定让你感到相当心满意足。

生意进行得很顺利。我很庆幸，莱文太太以我们的定价买了一幅毕加索的小画。还有一位弗莱施曼老太太，我让她对丑陋的圣母画这个概念产生了兴趣。没人多嘴告诉她，她所收藏的哪件东西多么糟糕，因为她所有的收藏都太糟糕。不过，我可没有你那种向犹太老夫人推销的能耐。我能说服她们为了投资而买画，但只有你能走进作品，让画作本身征服她们的心。再说，她们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相信另一个犹太人。

格丽赛尔昨天寄来一封信，内容令人欣慰。她写道，我将要为她这个妹妹感到骄傲了。她在维也纳的一出新剧中出演女主角，反响极好——她和小公司合作的种种挫折终于有回报了。可怜的丫头，她能有今天不容易，却从未抱怨过。她有良好的心态、美丽的容貌，但愿也有天赋。她也问起了你，马丁，而且语气非常友好。没有一点痛苦的意味，像她这个年纪，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几年后，当时的痛苦只是回忆了。当然，你们二人都没有错。那些事好像疾风暴雨，你湿透了，凄惶无助。但不久之后，太阳出来了，虽然你还没有忘却风雨，

心中却只留下柔情，再无悲苦。就算重来一次，你也不能改变这个结局，我亦不能。我没有告诉格丽赛尔你也在欧洲，但如果你觉得合适，也许我应该这样做，因为她交朋友不容易，我想，要是知道老朋友就离自己不远，她肯定会非常高兴。

战争¹已经结束十四年了！你纪念这日子了吗？和人们一起，我们历经苦难，走过了多么漫长的一条路啊！我亲爱的马丁，让我在心中拥抱你，并对艾尔莎和孩子们寄上最真挚的思念，相信我。

你最忠诚的，
麦克斯

¹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SCHULSE-EISENSTEIN GALLERI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Mr. Herrn Martin Schulse
Schloss Rantzenburg
Munich

Germany





蓝森伯格城堡，慕尼黑，德国

1932年12月10日

麦克斯·爱森斯坦先生收
舒尔-爱森斯坦画廊
旧金山，加州，美国

亲爱的麦克斯老兄：

支票和账目这么快就寄来了，多谢多谢。你大可不必这么详细地告诉我生意的细节。你知道我一向认同你的想法。近来我在慕尼黑的新工作正热火朝天地展开着，真是够乱的！你也知道，房子的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现在都解决了。三十个房间，十英亩的停车场，价格便宜得让你无法想象。不过，你不会理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穷到什么地步。雇工的宿舍、马厩和工作间都非常大，另外，你相信吗，在旧金山雇两名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能雇到十个人。

我们用运过来的挂毯等艺术品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展览，

我还弄到了一些漂亮的家具，包括四套最精致的瓷器和许多水晶制品，还有一套艾尔莎最钟爱的银器。大家都称赞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妒忌。

说到艾尔莎，讲个笑话给你听！我给她买了一张大床，尺寸惊人，有双人床的两倍那么大，雕花的木头上还有巨幅装饰画。床单得定做，因为没有现成的，并且定做的是亚麻的，那可是最好的料子。艾尔莎乐开了花，她的老祖母却不住地摇头，嘟囔着说：“不行，马丁，不行。你买了这么大一张床，可得小心她越长越胖。”“行啊。”艾尔莎说，“我再生五个男孩，就把床填成温暖舒适的窝了。”她说到做到，麦克斯。

男孩子们有三匹小马和一位家庭教师（不过，小卡尔和沃尔夫冈还太小，骑不上去）。他们的德语很糟糕，大都和英语混着说的。

现在，艾尔莎的家人生活艰难。她的兄弟们都是专业人士，虽然备受尊敬，但仍然必须挤在一个屋檐下。在家里人看来，我们就像美国的百万富翁，其实我们还远达不到那个水平，不过在美国的收入足以让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这里好一些